

随想录

千岛中华儿女多奇志

作者：卜汝亮

花城歌咏团一团员传来视频，是PETRA基督教大学将于5月30日举办市长公开演讲会的消息和报名邀请。演讲主题是“敢于行动；敢于分享-----构建高等院校青年一代民族主义精神”。主讲人是泗水前市长，业绩卓著的 Tri Rismaharani，接替她的现任泗水市长 Eri Cahyadi和三口洋市长 Tjhai Chui Mie。作为演讲会的评论员是我们那位团员的女儿，Viona Wijaya（叶晓慧）。她在印尼政府法律与基本人权部任职。作为华裔女子，她大学毕业竟然走到印尼政府大机关任职，实在让我们这些华裔老年人又惊讶又佩服。为此，我们花城歌咏团曾特意邀约她参加我们的群组线上聚会，并请她发表讲话，讲述她从选修法律课程到走进政府机关做事的经历和想法。

收到那视频，我心里实在是无比的兴奋。我立刻把视频转发到我参加的几个群组和好多朋友的WhatsUp，并附加说明三口洋那位女市长Tjhai Chui Mie与Viona 是华裔妇女，我还再加一句：千岛中华儿女多奇志。

我们国家，1998年改朝换代走进改革开放年代之后近二十年，反华排华运动和事件平息。但是2014年以来，反华排华势力又开始起死回生，时而兴风作浪，此起彼伏。所幸的是，我们华族也日愈认清形势和方向，逐步开放融入主流社会，作为印尼国民的身份，以当家做主的姿态，与其他族群共进退。我注意到，在各个领域，比如在国内电视台上，在各个媒体做采访的新闻工作者中，常有华族



青年的身影。其中不少是华族子女的精英才。

今年四月初，我曾在电视上看到一位中华女青年成为印尼国军军人。根据SURYA.co.id 透露，Winnie 中士（Serda），参加2020年陆军士兵训练，成为印尼国军步兵女兵团的一员。此前，Liputan6.com, Jakarta的消息称，一位名叫 Liliana Wijaya Jonni的23岁华裔青年，自2017年在Balikpapan市警署任身份登记部门的长官。今年4月25日美都新闻网（Medcom.id）播放了关于华族儿女Silvia Halim的特出的作为。她是雅加达大众捷运系统公司工程建设总监。她放弃在新加坡的高薪工作和舒适区，毅然回国，为雅加达交通现代化建设做事。

她们都为印尼的建设，为印尼走向繁荣富强而大显身手。千岛中华儿女多奇志！

2021年5月2日

新冠肺炎疫情和理性

四月底，印度新冠肺炎疫情失控，引发全球关注。

“大壶节”是印度重要节庆，每12年举行一次，为期55天。然而这次因受疫情影响，庆典活动被迫延至4月举办。原本长达3个月的活动，也缩

减到1个月。正是在这四月份，疫情恶化，每日新增确诊、病故人数屡创新高。尽管如此，当地信徒不顾自身安危，仍执意举办大型“大壶节”庆典活动，甚至在27日最后一场沐浴恒河“圣浴”仪式中，超过2.5万人参加，更没遵守防疫规定共同沐浴，有信徒还高喊“恒河会保佑我们”。到4月27日，印度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一直高于30万例，并持续增加。印度总理莫迪25日承认，“一场感染风暴已经撼动了这个国家”。其后果是灾难性的。疫情失控，不论是人力还是医疗资源，印度多家医院已经不堪重负，又死了那么多人，火葬场都排大队，看了令人心寒。

平心思量，疫情之失控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源于人类的理性缺失。印度的疫情失控就是因为对宗教的痴迷而丧失了理智的虔诚。在一些西方国家，就是因为对于思想信仰的非理性沉迷，比如对基本人权和自由的盲目追求和固守，人们蔑视、敌视和抗拒佩戴口罩、公共场所保持社交距离、限制聚会、接种疫苗等防控措施，更甚者，集结群众英雄般地上街示威。这类丧失理智的言语和举动，不只是在民间群体里，更可怕的是在诸多国家的顶层领导者当中发

生。他们没有正视疫情危害的严重性，没有全心全意地采取客观、科学、理智的防控和治疗措施。对这些人来说，这不只是理性或非理性的宗教和信仰问题了，而更牵涉到利令智昏、反人道反人类的更加严重的问题了。同时，民众丧失理性带来的恶果是殃及个人和周围有限的人群；可是国家顶层领导人丧失理性，带来的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。这就是为什么除了个别国家，全球疫情不是快步向好，反而趋于恶化失控的原因，令世界担忧。

新冠肺炎疫情是检测民众、国家、人类理性缺失或成熟的严峻考验。

2021年5月3日

从客家话谈起

一位朋友发来短信说，以后我们几个客家人见面就要讲客家话。我们的母语以后失传，多可惜。

的确，客家人聚在一起讲客家话是令人欣喜的事情，也很有趣。我们还经常这么做呢，还带着各种令人开心的客家歌谣或诙谐的玩笑，甚至在不是客家的好朋友们面前卖弄、炫耀。朋友们都会报以会心的开怀大笑。家乡话、母语说起来总是那么舒心、亲切，自由自在。我们都爱自己的家乡话、母语，多希望家乡话能传承给后代子孙，源远流长。

我那位朋友担心家乡话以后失传，觉得有多可惜。她的担心是实在的。在印尼，我们这一代人的儿女，有的只能听懂，或者听懂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的家乡话，而大部分都不能，或开始不能讲家乡话了。我问问几个

华人宗亲会的积极分子或理事，到底在他们社团工作会议上是不是用家乡语发言、交流。他们都多使用华语普通话和本家乡话混合交替作为交流沟通的语言。在公开的聚会和活动中，尤其是青年会众之间，家乡话就更少用了，反而印尼语和巽达语用得更多。据我所知，巽达团体开会时，在他们范围之内的活动和交往中，基本上还是用巽达语交流。宗亲会，在正式的会议和场合里，原本应该使用家乡话才好。

关于对家乡话家乡语失传的担心，大家应该都有同感，不只是我们华族各乡亲们，就是印尼巽达族、爪哇族等各族群都有这种担忧。各族群各乡亲的有识之士、有心人都会想方设法，开展各项活动，努力在乡亲当中守护、推广，甚至发展各自的家乡语或族群语言。但是，从另一方面，我们也理解，任何语言的生成、运用和发展都有它们的规律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一个国家、一个地域和整个世界的所有语言，都跟随它们的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政治的状况和发展，并在各族群、各国家和世界的人类交往运动过程当中发生、变化，或萎缩或繁衍、或被遗弃或被传扬，或消亡或发展。

自然界、人世间、宇宙万物，无一不是逝者，无一不像河里的流水，昼夜不住地流。子在川上曰，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。我们珍视时间、爱惜家乡语，快乐地讲家乡话，好好地过日子；我们不必太过忧心，让家乡话家乡语随着命运飘流而去吧！

卜汝亮
2021年5月6日